

大同府志卷之三十二

大同府知府吳輔宏纂輯

雜志

昔劉向錄西京事文無前後之次故稱雜記厥後雜纂
雜俎雜錄雜編之作轉相祖述非盡小說者流也夫稗
官委巷言近怪迂細碎而稱說風俗君子亦時有取焉
唐封氏見聞記志人物地里而終之以雜事余因博采
衆說以資叢談備洽聞其文見正史而無所附類者並
綴於篇爲雜志

維元祀巡守四岳壇四奧沉四海封十有二山肇十有二

大同府志

卷之三十一

雜志

一

州樂正定樂名冬祀幽都宏山貢兩伯之樂焉北岳冬

伯之樂舞齊落其歌聲比小謠名曰縵縵和伯之樂舞

其歌聲比中謠

尚書
大傳

漢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浮雲赤電絕羣逸驃紫鸞騶

綠螭驄龍子麟駒絕塵號九逸

西京
雜記

鴈門范隆與上黨朱紀友善嘗共紀遊山見一父老於窮

澗之濱父老曰二公何爲在此范隆等拜之仰視則不

見後仕劉元海並封公

晉書

并代人喜嗜麪切以吳刀淘以洛酒漆斗貯之擊鼓集老

幼自以多寡取之至飽

河東
備錄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時爲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
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曰黑雲壓城
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授帶命邀之

讀書
隅見

宋淳化二年命畢士安爲翰林學士士安以父名又林抗

章引避朝議謂二名不偏諱不聽

宋史

靈邱陸萬友始業坊鏝旣貴達不忘本以銀爲坊鏝器數

十事示子孫

厚德
錄

蘇東坡守定州得石於恒山黑質白章狀如雪浪鑿石盆

爲芙蓉形以盛之刻銘於上今在定州文廟前

恒嶽
志

金初製國字立學官於西京納合椿年與諸部兒童俱入

大同府志

卷之三十一

雜志

二

學最號警悟久之選諸學生送京師俾上京教授耶魯

教之

金史

大定四年正月戊子上謂侍臣曰秦王宗翰有功於國何

乃無嗣皆未知所對上曰朕嘗聞宗翰在西京坑殺千

人得非其報耶

金史

中貴可思不花奏採金銀役夫及種田西域與栽蒲萄戶

帝令於西京宣德徙萬餘戶充之職律楚材曰先帝遺

詔山後民質樸無異國人緩急可用不宜輕動今將征

河南請無殘民以給此役帝可其奏

元史

代王之母邠人也先是太祖嘗戰敗而奔投王母家王母

曰汝朱某耶人言汝當爲天子也因畱之宿及旦辭去
王母曰吾後有娠何如帝乃貽敝梳爲質王母亦以匣
中裝贈行自是果娠及太祖卽位子且長矣王母攜其
子及質物上謁帝令工部草創水宇居之不令人宮及
代府旣成遂分封焉故王卒得終養其母踰於常制剪勝

野聞

張德輝元裕之李治游封龍山時人號爲龍山三老

元詩序

正德十一年應州奏捷上降敕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

兵官朱壽有功宜特加公爵制下舉朝大駭

孤樹
衰談

朱俊格靈邱王聰渴子善屬文聚書數萬卷尤好古篆籀

大同府志

卷之三十一

雜志

三

墨蹟手摹六十餘種勒石名崇理帖世宗時獻王儲明

堂二頌興獻帝后挽歌賜金帛著天津集若干卷

列朝
詩序

鴈北歸必銜蘆越關則輸之淮南子以爲鴈愛氣力銜蘆

以避矰繳俗傳以爲過海投蘆爲桴以息氣力或云輸

蘆以供稅供稅之說誕矣過海爲桴之說何秋來獨無

而春始蘆耶蘆避矰繳之說不知來時何以爲避且使

上林射鴈蘆何能避耶予考鴈從風而飛春夏南風故

北飛秋冬朔風故南飛秋冬過南食肥體重故借蘆以

助風力耳塞北風高則無事此故投於鴈門關姑識之

推蓬
寤語

大同失總兵官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職方請給新印鄭端
簡時爲主事白郎中總兵印文柳葉篆請改印文或稱
別將軍或增減其字恐原印有獲之者有事行文奏報
眞僞不可辨誤事非小往年胡忠安公在禮部失行禮
部之印改鑄行禮部印此在內衙門尙然况邊鎮兵權
乎郎中不以爲然鄭曉
今言

西陵董氏少玉麻城周宏禴之繼室也宏禴字元孚抗疏
兩遭貶謫間關萬里少玉皆共之貶鴈門阨於靈邱廣
昌間三日不火食僮僕皆悲泣少玉哦詩自如年二十
有九羸卒嘗笑謂元孚曰妾幸而爲君婦得少知詩亦

大同府志

卷之三十一

雜志

四

不幸而爲君婦卽有一二佳句而人必以爲出君手王

元美序其詩稿

列朝
詩序

嘉禾曹秋岳溶備兵陽和時嘗至昭君墓墓無草木遠而
望之冥濛作黛色古云青塚良然墓前石案刻蒙古書
先生考繹最詳撮數紙歸

北嶽有五別名蘭臺府列女宮華陽臺紫臺太乙宮釋家
謂之青峯埵道家謂之總元洞天太乙洞天金城福地

山一名大茂山又名神尖山

括地
志

北嶽恒山在大同府渾源州天涯崆峒二山爲副岳神姓

晨諱寧主世界江淮河海兼四足負荷之類

五岳眞
形圖

恒山有草名神護置之門上每夜叱人神農本草

恒山有太元之泉神草一十九種服之可度世輿地覽

恒山有蛇名曰率然一身兩頭擊其一則一頭至擊其中

則兩頭俱至孫武子

太祖還代京次于恒嶺親登山頂撫慰新民適遇黃門侍

郎崔元伯扶老母登嶺太祖嘉之賜以牛米因詔諸從

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魏書

真定人楊洪裕少時嘗漁於貂裘陂忽有馳騎至者以二

石燕授洪裕一翼掩左一翼掩右曰北嶽使者也言訖

忽不見是年生後周太祖楊淑妃明年生太尉廷璋家

大同府志

卷之三十一 雜志

五

遂昌盛宋史

山陰縣忠州故城西北隅有石大如屏厚三寸色如肝細

文每石鳴則風起上有草書模糊莫辨縣民殷某以甃

臥炕夜有聲如吼懼而昇還原所覆以小祠祀風神舊府志

志

山陰縣辛寨村南龍王廟有芍藥一叢每歲開花十五莖

色各不同僧折其一將供佛花隨手萎俄而故處復開

一花人咸異之傳為龍王神芍云舊府志

廣靈人李某凌虐其母一日牧牛山中龍攫而去有頃自

空擲下骨肉如泥見者駭焉廣靈縣志

鄧雲峯者不知何代人常採藥靈邱之南山往來有年樵
牧時遇之與語無他奇一日尸解去遂於其地建寺名

鄧峯

靈邱
縣志

靈邱北有聖佛崖洞谷幽邃人跡罕至村民郎壽奎擔薪
過此見二叟對弈洞口狀甚古因畱觀少頃歸則茅舍
已墟比鄰皆非故識計其時蓋閱數世矣遂棄家雲遊

不知所終

靈邱
縣志

太白山每陰晦時常見雲翳中樓閣岩堯儼如廣剎隱隱
有無杳不可卽土人謂之天堂寺

靈邱
縣志

明宣德二年冬有馮姓採樵於盆山見三仙弈於泉西之

大同府志

卷之三十一

雜志

六

石坪一衣黃一綠一紅丰采神異旁觀良久一仙曰而
可速去不聞爛柯事乎歸報爾守此地多建祠宇爲神
仙遊息之地馮歸報守急往視遙見三仙跨鶴鹿而起

今石上足跡猶存

天鎮
縣志

明永樂間有農婦患乳三年將死適有老僧踵門乞食家
人叱斥之僧曰患乳者不欲生乎何叱醫者家人急延
入請方曰搗黃瓜根覆患處卽愈家人進取錢米酬之
已不知所往後婦果愈壽至九十八事載平湖陸浦塞

霜集陸之先人嘗官於州云

渾源
州志

天鎮縣眞武廟碑相傳嘗捍衛攻城至今碑陰猶有砲子

痕

天鎮縣志

順治八年天鎮上下陰山二村界有赤光從天入地土人發之得碧石一塊形如紗帽上有蝌蚪文人莫能識今存上陰山龍王廟

天鎮縣志

太祖田于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謂冠軍于栗磾曰卿勇幹如此寧能搏之乎對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致之尋皆擒

獲

魏書

太宗出遊於白登之東北內將軍都將元幹以騎從有雙鴟飛鳴於上太宗命左右射莫能中幹自請射之以二

大同府志

卷之三十一

雜志

七

箭下雙鴟太宗嘉之賜御馬弓矢金帶以旌其能軍中

號雙鴟都將

魏書

太和元年十月南部尚書鄧宗慶奏民李飛王顯前詣京南山採藥到遊越谷南嶺下見青碧石柱數百枚長者一匹相接而上或方一尺二寸或方一尺方楞悉就請

付作曹採用奏可時人神異之

魏書

天興中儀曹郎董謐獻服食仙經數十篇於是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鍊石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

魏書

高允年九十八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說舊

事了無所遺

魏書

宋使劉纘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主客令李安世曰亦猶石頭之與番禺耳

魏書

太宗嘗獵於灑南乘冰而濟冰陷沒馬王洛兒投水奉太宗出岸水沒洛兒殆將凍死太宗解衣以賜之

魏書

朱文公嘗與客談世俗風水之說因曰冀州好一風水雲中諸山來龍也岱嶽者青龍也華山白虎也嵩山案也

淮南諸山案外山也

賓退錄

魯元候結從者百餘騎迎中山仇洛齊於桑乾河是後魏

朝貴送迎以桑乾河爲限也

魏書

魏出帝時楊遵彥就鴈門溫湯療疾棄衣冠於水濱若自

大同府志

卷之三十一

雜志

八

沉者變易姓名自稱劉士安入嵩山又東人田橫島以

講誦爲業海隅謂之劉先生

北齊書

延昌三年秋恒州上言白登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

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踰上品詔置銀冶常令採鑄

魏書

姚天福仕懷仁爲縣吏元世祖以太弟駐白登公從縣以

進蒲萄酒見而奇之畱侍宿衛

李術魯翀姚公神道碑

明嘉靖間上用北嶽芝草眞定守臣求於曲陽縣恒山不

獲上言古北嶽在山西大同府渾源州請下彼處求之

乃勅守臣登岳廟齋宿祭告果得眞芝十二本狀如雲

錦

宋茵採取元芝記

予爲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爲天下冠其木理堅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

蘇軾偃松屏贊

代出狐白之皮裘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

管子

昔者靈邱丈人之養蜂也園有廬廬有守剗木以爲蜂之宮其置也疎密有行新舊有次坐有方牖有鄉視其生息調其暄寒以鞏其架構如其生發蕃則析之寡則哀之不使有二王也去其蛛蝨虵蟊獮其土蜂蠅豹夏無烈日冬不凝澌飄風吹而不搖淋雨沃而不漬其取蜜也分其羸而已矣不竭其力也丈人於是出入戶而收

其利郁離子

大同府志

卷之三十一 雜志

九

康熙四十六年陽曲縣民高宏化等勾黨叩 闕指稱太原等處有金銀銅礦是年九月戶部會同山西巡撫布政司赴應州開挖無驗奉

旨將高宏化議罪發落礦洞永行封塞

應州續志

山西地寒六月初旬五臺嶺頭澗底層冰積雪皚皚尚衣

薄棉陳伯安兵備代州言北上鴈門至應州歷雲中更

寒然煖木實產其間此陰中陽也

陸深燕閒錄

高宗興安元年詔有司爲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顏上足下

各有黑石冥同帝體上下黑子論者以爲純誠所致

魏書

大定間上幸西京州縣官入見猛安謀克不得隨班右諫

議大夫移刺子敬奏軍民一體合令猛安謀克隨入見
上嘉納之金史

方士祁纖秦改代爲萬年司徒崔浩議曰昔太祖道武皇
帝應天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代
土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國
史當享萬億不待假名以爲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

世祖從之魏書

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
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
乃失語云王公吟詠情性聲律殊佳可使爲誦悲彭城

大同府志

卷之三十一 雜志

十

詩肅因戲勰云何意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祖
瑩在座卽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爲誦
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
水裏肅甚嗟賞之勰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
得卿幾爲吳子所屈魏書

桓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容一石
帝胃中蠱歐吐之地仍生榆木參合陂工無榆樹故世

人異之魏書

道武生於參合陂北保者以帝體重倍於常兒竊獨奇怪

明年有榆生於埋胞之坎後遂成林魏書

元萇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高祖遷都萇以
代尹畱鎮因別賜萇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高祖曰聞
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爲朕笑竟不能得高祖曰五
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
無不扼腕大笑

魏書

太和中廣川王元諧薨有司奏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
尊從於卑舊爲宜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茲
厥後悉可歸骸邨嶺皆不得就塋恒代其有夫先葬在
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
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

大同府志

卷之三十一

雜志

十一

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
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尸屬恒燕身官京洛去畱
之宜亦從所擇

魏書

後魏代都明堂李冲所造三三相重合爲九室簷不覆基
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

隋書

太武時大月氏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
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來者
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見者莫不驚駭以爲
神明所作自此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魏書

北嶽恒山君神姓登名僧呼之令人不病北嶽恒山將軍

姓莫名惠存之却百邪

河圖

明嘉靖三年鎮兵戕撫臣張文錦而叛也謀戴代懿王而弄潢池焉王以死拒之昭王方爲世子亦竭力拒叛朝廷勅諭褒嘉已王薨世子立爲王踰數年而叛黨未靖王福勝復戕鎮臣李瑾以叛王恐擁已微服出城欲自歸闕下左右諫以擅離信封王曰別嫌明微乃在斯舉行至上谷韓邦奇方爲撫臣畱王毋行奏聞上爲璽書慰諭焉福勝等遍求王不得卒以次伏誅難定王乃歸國若二王者可謂世篤忠貞矣而昭王之忠而智尤足

多也

舊府志

大同府志

卷之三十一

雜志

十一

嘉靖十三年代宗人成鏢上言雲中叛卒之變幸獲消弭究其釁端實貪酷官吏激成之臣慮天下之禍隱於民心異日不獨雲中而已指陳切直萬歷二十四年西夏弗寧山陰王俊柵奏詩八章寓規諷之旨代處塞上諸宗洵經禍亂其言皆憂深思遠有中朝士大夫所不及

者

明史

由吾道榮少好道法與其同類相求晉陽人某大明法術乃尋是人爲其家庸力無識之者久乃訪知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法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尙乃悉授之是人謂道榮云我本恒嶽仙人有少罪過爲

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河值水暴
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
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惟道榮見之北齊書

吳遵世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翁謂之云授君開心符

遵世跪取吞之遂明占候北齊書

明嘉靖間大同一婦分娩後不食不言癡坐井上汲水飲
之三日盡百桶而鯨吸不已其夫素病驚駭頓絕里人
以爲妖埋之土中僅露其首數日不死適築牆置之牆
內又不死衆以爲神舁至土地祠拜焉官聞而下之獄
兩目眈眈氣息如生官命以薪爇之未幾王和兒戕帥

大同府志

卷之三十一 雜志

十三

之禍作

湖海搜奇

後魏道武帝始於平城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人
天興二年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帝問博士李先曰
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書籍帝曰書籍凡
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於
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帝從之命郡縣大

索書籍送平城

文獻通考

于慎行王文端公傳韓淑人嘉靖丙甲閏十二月二日生
公夢雲間仙仗擁送玉童下止其室知其貴徵也

王文端公

家傳

明宏治辛酉和順縣一糧戶往布政司取通關夜宿廟傍
公寓忽夢隨縣尹至一宮闕金書會議府三字見全省
府州縣正官皆集堂上坐一尊官大同平陽太原三知
府上坐澤潞汾沁遼五知州前席其餘知州知縣以次
列坐俄有符使齎文一通置案衆曰天降山西秋榜至
矣開榜榜一官唱名曰第一名李翰臣大同府學生知
府知縣皆起應曰其人孝友多爲人方便至第六名陳
桂和順縣學生知縣應曰其人事繼母能孝至三十四
名縣官應曰其人舉放私債迫死二人命中坐者舉筆
名下一叉至四十一名縣官應曰其人不孝且逐其弟

大同府志

卷之三十一

雜志

十四

爲人傭中坐又舉筆一叉至五十九名縣官應曰其人
曾姦良家婦中坐者又舉筆一叉至六十一名縣官應
曰其人捏寫詞訟害者凡幾家死者凡幾家中坐又舉
筆一大叉唱名畢中坐者曰衆位可各舉所知凡二十
五人中坐者擇九人呼寫本者快寫訖上奏糧戶醒而
默記之次日布政司領通關至盤陀驛遇陳桂報曰公
今年中第六名矣因述其事及揭榜解元果大同李翰
臣第六果和順陳桂也餘皆如所夢噫天榜定矣而忽

有那移不定可不畏哉

山西通志

大同府志卷之三十二終